

# 香飘福田

许先尧

这是块福地,溢满着清香,充满了张力。三月的福田有着绚丽的色彩,刚到史家垭,整个福田便尽收眼底。远近高低的田地里泼洒下的一片片金黄,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大毡子恣意地铺展着,大片的平躺在坝上,小片的斜挂在山腰,黄的是油菜,绿的是茶树,此时你不得不惊叹人与自然的此达成高度和谐的韵律。

乍一看福田,也算一个盆地。四周是高山,五龙山、羊耳山、轿顶山相对排列,互相觑视着,护佑着中间“上田”“下田”两个平坝。一条并不太大的溪流自北向南穿坝而过,缓缓打开一个缺口,在水口流入大宁河!

“上田”是场镇所在地,繁华热闹;下田位置略低,散落着农户。良田三千亩,一色黝黑沃土。在这里,我惊奇地发现一个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现象,在不少乡镇大肆占用上等良田修街道、开发城镇的时候,福田所有的街道房屋都沿山脚而建,甚至一味地努力地向山坡延伸,而平坝里的土地却毫发无损。福田人民也许深谙一个道理:土地就是衣食父母,是孕育一切的母亲。

福田人是在用供奉的心态虔诚地对待着脚下的沃土!

正是仲春时节,众芳齐妍,百花恣放。福田的油菜花算得上一绝,面积大、种植整齐、少有杂色。一地金黄在大地上流淌,把山间装点得富丽堂皇。车穿行在其间,就仿佛穿行在皇宫里,让你一点都不感到寂寞,又有蜜蜂、蝴蝶翩翩起舞,风一吹,油菜还扭动着腰肢摆动起来,花和花在细语,鸟与人在应和。车在街上转过一弯,众人惊呼“好香啊!”一阵飘香扑鼻而来,原来是加工菜油的作坊。作坊就在街上,菜籽的香味散发出来,钻进鼻孔,沁入心脾,整条街都香了。

在福田,老百姓家家都种油菜,全镇有上万亩,产量达到三百万斤。他们说,种上油菜都不会担心亏待自己的味蕾。有了油菜的丰收他们一年就不会心慌!

春天的福田惹人心动,到了夏秋季节,坝子里都种上了水稻和蔬菜,金灿灿的稻谷随风摇曳,稻香拂满大街小巷,更是难得的一景。

殷实的土地是上天赐给福田最厚重的礼物,福田人用智慧和坚韧回报着这片土地。

福田的茶叶很出名,县内县外都有很好的

名声。据说这里产茶的地方主要在塘坊、硝洞一带。

走进塘坊村,漫山的茶树,农家小屋和几小块油菜点缀其间。一整座山,从山底到山腰,全是一行行排列整齐的茶树,随着山包的弧度,一道一道,凸显出起伏的韵律。

这么多的茶树,得益于这里特有的土质。黝黑的沃土,堆积深厚,长出的茶树粗壮、茶叶墨绿,有别处少有的独特口感。

在这里,每一块土地都得到很好的利用,村民们栽上茶树,使之成为了家里的“摇钱树”。

据上世纪带领大家种茶的翁泽琪老人介绍,这里栽植茶树有上百年历史,开始老百姓都自发在自家田园种植茶树,产出的茶叶也大多自家享用。人们逐渐发现他们这里的茶叶与别处不一样,喝起来清香扑鼻,入口醇香绵长,别有风味。于是大家便开始大量栽植逐渐形成规模。为此他也建成了当地第一家制茶厂房。在他的励精图治下,茶厂越建越大,产量越来越高,声誉越来越响。十多年前,他把一手创立的茶厂传承了儿子。随着产量逐渐增大,父子三人一心扑在茶叶事业上。为扩大规模,提高工艺,茶厂开始引进先进制茶工艺,购置先进的制茶流水线,逐渐形成了种茶、制茶、品茶文化一条龙布局。

三月的茶园一派繁忙,绿油油的茶园间,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采茶女,只见她们的双手在茶叶上上下下翻飞,将鲜嫩的叶尖掐下,丢进身前的篾篓里。这些采茶女忙碌着,专注而细心,在外人看来,他们在田间的动作就如在琴键上跳着舞蹈。走进茶园,立于茶树间,茶树仿佛就是一味镇静剂,像我这样喜欢烦躁的人,置身淡淡的茶香里,顿时就安静下来,所有的烦恼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采茶的女工们一大早出门,她们勤劳的身影穿梭在茶树之间,大半天可以采上七八斤,到下午时候,把采摘的鲜叶送到茶厂,满篓的鲜叶映照着笑脸,换来了满心的喜悦!

茶厂就是一个四合大院,一边是翁老住着的老瓦房子,另外三边便是两层洋楼和厂房。在一楼的制茶车间,几十位工人在流水线前有序忙碌,杀青、翻炒、拣选十多道工序一个都不能马虎。在车间里,茶叶的香味浓郁,先前鲜嫩

的芽尖蜕变成干燥成形的茶叶,我不禁惊叹起原来这么普通的茶叶也要经历这么多精妙的锤炼!

茶香氤氲,雅室而居!

走进二楼的茶室,扑面而来是浓郁的茶香。宽敞的茶室里摆放着茶凳、茶具,墙壁上悬挂着“福田茶香”四个大字,在这里,可品茶,论茶道,也可谈人生。

翁老板四十多岁,雍容祥和,沉着稳健,坐在茶室里,和我们一起泡茶、品茶。他拿出厂里最好的清茶毛尖,不紧不慢轻盈地烧水、泡茶,举手投足间便见其如茶一般的阅历和人生。随着沸腾的开水倒入杯中,杯中的毛尖一下子便浮动起来,在杯中,有的浮起、有的下沉。

他特地泡上毛尖、绿茶、红茶,我不会品茶,抿上一口,舌尖触到清茶,有一种微苦,慢慢细品,又有一丝甘甜和清香。

人生如茶,也不过是沉浮两种姿态。面对沉浮,抿一口清茶,轻轻拿得,又轻轻放下,这就是该有的人生状态。如今他们三父子创立的“渝东第一泡”得到了不少的好评,也赢得了老百姓的好口碑。四十多年的制茶经历,沉沉浮浮,但他们都始终朝着“制一味好茶”而竭诚。在当地他们算得上了响当当的致富能手,但富了的他们心中始终都不忘老百姓。前段时间,正是采茶、制茶忙碌的时节,但因工人不慎受伤,翁厂长立即开车将工人送到万州医院治疗,茶厂也因此不得不停工几天。在他安排好工人赶回茶厂的路途之间,他意外地接到了几个茶农的电话。“这几天下雨,今天刚开天,我们摘了些茶,我们可以少点价钱,茶厂能不能帮着收了?”听了这话,翁厂长顿了顿,二话没说就答应他们,立即联系厂里继续收茶。其实,他又何尝不知道,开天的露水茶根本就做不了好茶,不仅赚不了钱,还会折本。他几次三番告诉我们:“对于老百姓,茶叶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我吃点亏也没关系,但是对茶农却不是容易的,因为这茶就是他们一家的命脉!”

把茶经做到心里,心里装着自已,更装着老百姓。

已过七旬的翁老,一生也是这样践行的。头发已经花白,但一谈起茶来却是那般精神矍铄,四十年的村支书积累了很好的口碑。记得当年老百姓大面积地栽种了茶树,丰收的茶

叶,面临着无处可销的局面,好多的农户准备挖掉辛苦栽种起来的茶树,又改种包谷、洋芋、红苕三大坨。老人看准这一切,急在心里,为了不让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失,他想方设法四处筹集资金建立了这个茶厂,二十年一直当成他的事业,并始终为之坚守下去。

翁老站在屋顶花园上,指点着四周层层叠叠的茶树,又指着山边的羊儿山。塘坊土地上,还有上天赐予的优质水源,羊儿山下,一股清流终年不断,滋润着这一山的田地,如乳汁滋润这里的灵山秀水。

“我生在这块丰饶的土地,是这块土地喂养了这里的人们。我们应该好好地善待他们!”每天下午,茶厂都变得热闹非凡。周围百姓中的茶叶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茶厂,茶厂专门安排了物流口。夕阳之下,院里排起长长的队伍,看着老百姓卖了新鲜茶叶后眉宇间露出的笑容,翁老感到特别满足。

穿过福田的桥头溪,发源于五龙山下,春夏秋冬节水量不大,但却是清澈无比,滋润灌溉着这片土地。

福田,是块宝地,地下全是黑漆漆的优质良煤。曾几何时,这里的煤炭企业富得流油,满街的大型煤炭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穿行而过,房屋、街道全蒙上一层黑色的面纱。良田边的河道也是臭气熏天,令人不得不掩鼻而过。

然而这次第,我对福田的印象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转型,福田开始了由黑色到绿色的华丽转身!

夜晚,我们沿着滨河路行走,左边小河潺潺,在远处街灯的映照下莹莹发光,对岸是大片的柑橘,隐隐约约黑黝黝的一大片,有橘树花的香味飘来;右边是大片的油菜花,看不真切,但恰好调动你的嗅觉尽情享受,一丝一缕,随着春风飘来。脚下是刚修建的大理石的步道,三米宽,七八里长。静谧的夜,静静地走,三五人,不言不语,岂不是人生一大快哉!

如今的福田,一年四季飘香不断。茶香、稻香,还有油菜的香味,飘散在大街小巷,甜蜜在人们幸福的心里。



高唐

夜雨

谭少华/画



周一荐

## 岳伦春的诗

在汨罗江畔

那个手摇艾草轻轻呼唤的人不是我  
那个提着粽子泪眼婆娑的人不是我  
那个勇立潮头击鼓号令的人不是我  
那个奋力划桨千帆竞渡的人不是我  
那个效仿屈子纵身跳江的人不是我  
这一切,只不过是喧嚣浮世的一个个剪影

终将湮没于汨罗江的万顷波涛

水中有天地  
水中有日月  
水中有春秋  
水中有楚国  
屈原紧紧抱住这一江大水  
就抱住了社稷江山吗  
这一江大水紧紧抱住屈原  
就抱住了一段历史的忠魂吗

在汨罗江畔,杨柳低下了头颅  
一只鹭鸟轻剪波光中的艳影  
两千年前的风还在深深浅浅地吟唱  
两千年前的云朵还在高一脚低一脚地追逐  
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忽有暗香来

是《离骚》中的百草香吗

时光书

白在白天飞  
黑在黑夜飞  
一直飞啊  
就象夏夜的蚊子,嗡嗡着飞  
我一巴掌下去,却  
打了几根白发的虚无上

黎明辞

我们在深夜死去  
又在黎明复活  
那枝头的鸟鸣,南山的鸡啼  
总在黎明时分——醒来  
谁又能真正长眠不醒呢  
父亲坟头长出的小草  
正在代替他活在人间



神女峰

《鹰嘴岩写生》(中国画)

谭少华/画

## 就想做个识花君

张春燕

黄昏户外散步,周末出门郊游,或者到远方去旅行,只要是置身花草树木丛中,好奇而欣喜地打开手机上的“识花君”小程序,拍花,拍草,拍自己没见过、或者虽见过但叫不出名字来的植物,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我认识植物世界斑斓生命的一种快乐途径。

在这世上,识花、惜花、与花相伴,与花为友的人很多。我是其中很不起眼、不足炫耀的一个。然而我愿意用自己简单而诚挚的方式,与这些天然、率性的生命亲近,向这些高洁、可爱的灵魂致敬。

世间的花草,大地上的树木,有着各自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秉性。它们遵循生命的自然规律生长、繁衍、茂盛,不会迎合人或者别的生物的好恶,按照人的要求来生长、繁衍、绽放。传说中杨贵妃与牡丹花的故事,恰恰说明每种生命都需要找到最适合它们的生存环境。想让它们长得茂盛,想让它们美丽又舒心,就不要违拗它们的意志,而是用心做一个识花君。

除了那些声名远播、娇妍美好、芬芳四溢的花

草外,好些静静开放在山野和地头的花,生长在边坡和田埂的草,我都叫不出名来,它们是我熟悉的陌生花。有了识花君,让我一下子认识了许多不知名或者只是我不知的花草,那些听起来不响亮、不漂亮,却自然质朴的名字——地黄、马兰菊、刺儿菜(小薊草)、一年蓬、花叶青木、银荆、肾蕨、.....我知道,花草们也不认识我。我在它们眼里,跟所有可以行走、有自己心情和语言的其它动物没什么两样。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们有一种天然的、本真的喜爱与亲近。

朋友吴君,一个特别爱花的人,举家搬到一套居于顶楼的花园洋房以后,在阳台和屋顶花园上栽植了一些名贵花木。或许爱之过切,用心太多,侍候过勤,不仅水多肥足,还经常把花儿搬来搬去。可花儿偏不领情,陆续死了一些,没死的也开始凋零萎顿。很是伤心失意的吴君,咨询了专家,查找到原因,开始按照不同花儿的生命习性来区别对待它们,该富养的好好呵护,不可娇养的不再胡乱心疼。现在,她家的阳台和屋顶花园,每个季

节都有不同的花在开放。她也时常颇有成就感地将花儿的图片和养花心得在朋友圈分享。

狼不向往旷野森林,就会失去狼性;鹰不渴望浩瀚天空,就会失去搏击风雨的勇气;鱼不游向大江大海而困于泥潭和沼泽,就会失去基本的生机。这个世上,还有许多生命,同样需要我们开启“识花君”一样的程序,去尊重它们,认识它们,保护它们。如对那些带着各自生命密码的动物们,就要了解它们的生存习性,别让该得到应有保护的弱小生命去独自面对凶险环境,也不因保护过度,束缚过多,让本来需要自由生长的生命,失去了本性与活力。

一切美好的物象,譬如建筑,譬如器物,譬如河流,譬如山川,譬如音乐,譬如书法,譬如画作,譬如梦想,譬如往事,譬如思念.....每一样,都有它们需要用心感受的美好,都有它们不可替代的韵味。那些灵动的线条,奇幻的色彩,神奇的构造,动人的节奏,瑰丽的想象,以及耐人寻味的故事,都需要我们带着一颗珍惜的心,去走近它们,认识它

们,欣赏它们。这些在我眼里有着别样姿态和芬芳的“花”,期待着每个人都是谦逊有礼、尊重有加的识花君。

在这物质以几何级数膨胀、欲望以火箭速度飞升的世间,就想做个识花君。至少,拂去纷乱的烟云,暂离喧嚣的困境,还可以与那些纯粹美好、自然率性的生命静静相伴,相互倾听,彼此抚慰,携手同行。

如果人人都当识花君,那么,这个世界,就多多了懂花、爱花、惜花的人,少了漠视、践踏和因不懂所致关心则乱的人;多了生命间的和谐共存,少了无谓的猜忌和纷争。

宁河峡韵



## 玫瑰花

侯欣辰

有人喜欢“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荷花;有人喜欢“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菊花;有人喜欢“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桃花。而我却喜欢那娇艳欲滴的玫瑰。

它总是一丛一丛的生长着,翠绿的叶片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帐篷。深绿色的主枝有小手那么粗,上面布满了细小的尖刺,这些刺你站在远处是看不见的,但当你想靠近它时,你就要当心被它刺伤。这些刺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保护着它们的主人——花儿。在主枝上还有很多分枝,上面长满了嫩芽,有的耷拉着,有的半展开,像刚睡醒的小姑娘。

当春天悄悄来临,人们还没脱掉棉衣的时候,玫瑰就已经盛开了。那么多的玫瑰,一朵有一朵的姿态:有的两朵挨在一起,形同一对亲密的姐妹;有的低下头,和蚂蚁打招呼;有的高高抬起头,向太阳公公问好。

一阵微风吹过,玫瑰花愉快地跳起舞蹈,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爱玫瑰花,因为有了它,春天才更加生机勃勃。

(作者系实验小学2018级7班学生 指导老师:李苗翠)